

DOI: 10.13288/j.11-2166/r.2018.04.023

浅论近代学者的古医籍语词训诂

尉捷¹, 吕晓雪², 王育林^{2*}, 刘铄川³

(1. 北京城市学院,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69 号, 100083; 2. 北京中医药大学; 3. 南昌大学医学院)

[摘要] 近代学者的古医籍语词训诂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, 为当今研究古医籍中的语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总结近代学者对古医籍中语词训诂的研究概况, 认为近代学者从运用形、音、义相结合的传统训诂学方法训释词义, 从医理角度进行训释, 解释命名理据, 并提出新见解以开拓思路, 为现代中医训诂提供了借鉴。

[关键词] 训诂学; 词义; 医理; 命名理据

新文化运动以来,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, 国人的思想与理念发生了巨大变革。中医界在西方医学的影响下, 一方面坚守传统医学理念, 与西医学抗衡; 另一方面将中医学与西医学进行融合, 尝试用西方医学理论来解释中医深奥的医理。此时期在外界学术环境影响下, 利用中国传统的训诂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对中医文献进行整理, 实属难得。虽然其中掺杂有不妥之处, 但学者在整理中医文献方面的建树与创新影响着后世相关的研究, 并有启发与借鉴之功。

1 运用传统训诂学方法训释词义

运用形、音、义相结合的传统训诂学方法训释词义, 即从形、音、义三个维度进行训释, 充分利用辞书及后人对辞书注解的内容, 寻词义之根。引经据典, 梳理词的本义、引申义、具体上下文义, 疏通语义后, 再解释医理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张山雷。

张山雷中西医合参, 又博古通今, 精通训诂, 对中医经典中隐喻难解的词义与医理能发其要义, 为当今中医训诂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。如其在《论素问经文疑窦及诸注家异同得失》中, 对《素问》中多条存有疑义的条文进行梳理阐释, 训释词义, 不乏独到精湛之处。如对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中的“阳气者, 烦劳则张, 精绝, 辟积于夏, 使人煎厥”, 运用训诂学的方法解释“辟积”词义, 认为“辟积者, 复叠重累之意, 其字亦作褻积, 如今女子之裙, 摺衲者是。故辟字有积义。

《论语·乡党》“帷裳”, 即“辟积”乃“累积”之义^{[1]42}; “阳气者, 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, 使人薄厥”中, 解释“菀”为郁结之郁, 其在文中具体指“以大怒而血积于上, 迫之使厥, 其为血冲于脑明甚”, 后用西医理论解释此病为脑血管破裂所致的脑溢血^{[1]45}。

除解释词义之外, 张山雷利用版本、校勘等方法订正文本错字讹误。如对《素问·阴阳别论》中“阴阳虚, 肠辟死”一条, 比较了明代顾从德影印宋嘉祐本, 与宋代校正医书局所用的《素问》底本, 认为“肠辟死”之“辟”是“辟积”之“辟”, 有郁积之义, 此病是由积滞所致^{[1]162-165}。《素问·五脏生成》中的“色见如草兹者死”, 则认为“兹”应作从二“玄”的“兹”, 并解释了“兹”的词义与在文中的具体含义, 曰: 颐谓此字, 明是从二玄之兹。凡是从玄之字, 皆有黑义。草色而兹, 方是青中多黑, 黝黯陈腐, 晦滞不明, 可以为其人将死之朕兆”。随后引用《史记》不同版本的异文来证明“色见如草兹者死”之“兹”应为“兹”^{[1]287-291}。对于“兹”字, 众多医家将其视作“兹”字训释, 没有认清其正字。如王冰训“言如草初生之青色也”, 马莒训为“草之滋汁”, 于鬯训为“兹之言荐也。草兹者, 草荐也。草荐者, 草席也”。均不得要领, 望文生训。

此外, 张山雷结合史志目录、其他书籍的记载及《素问》的行文特点、编排体例, 考证《素问》经文的篇次及真伪。如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等七篇, 曰“专言五运六气之太过不及, 诚与《素问》各篇皆不相通, 别是一种学说, 显然可指,

* 通讯作者: lionw@vip.sina.com

盖亦古者医学之一派。然林等谓此即是《阴阳大论》，则亦是揣测之辞，未尝却有多据”^{[1]438-442}。

其他学者在解释医学语词时会引用相应的训诂专书原文。如桂步阶《刚痉柔痉说》记载“考之字书，痉从广从疋。古文经作𦇧。《集韵》：‘痉，疾也’”^[2]。叶公恕引用《玉篇》与《正字通》对“𦇧”与“呃逆”的记载，并结合临床实践进行区分，认为“𦇧”是因“上焦逆上，气近而声轻”，“呃逆”即张仲景所谓“𦇧逆”，因“秽湿壅遏其热气，由中下两焦逆冲，气远而声重”^[3]。但有的引文未必正确。如包桃初《𦇧咀考》一文，阐述“𦇧咀”在《伤寒论》中的词义应为“尝味”义。在开篇引用《说文解字》，曰“‘𦇧咀’两字，《说文》：‘𦇧，嚼也。’‘咀，含味也。’‘𦇧咀’原属尝味之义”^[4]。今查《说文解字》，未收“𦇧”字。“𦇧咀”为连绵词，最早见于《灵枢经·寿夭刚柔》，曰“凡四种，皆𦇧咀，渍酒中”^[5]。“𦇧咀”为中医术语，是将药料切细捣碎，如经过咀嚼，使之易于煎煮且药效易于发挥。《广韵·虞韵》曰“𦇧，𦇧咀，嚼也”^[6]。“𦇧咀”本义为咀嚼，后引申为炮制药材的中医术语。“尝味”也是由“𦇧咀”的本义“咀嚼”引申而来。《集韵·语韵》曰“𦇧咀，谓商量斟酌之，一曰含味”^[7]。

这一时期的学者常用直音法给古籍中疑难字词进行注音。如《𦇧咀考》一文作者在题目下注明“𦇧音府，咀音沮”，程次明注“膈”音为“音诞”^[8]。

2 从医理角度进行训释

唐澄之认为，阅读中医古籍最难的是对中医古籍中术语的理解，着重强调了正确解释中医术语的重要性。其在《“回阳”与“壮阳”》（按“回”同“回”）中提出，“回阳”与“壮阳”虽仅一字之差，但意义大相径庭。“回阳”的意味在于“亡阳证有虚脱在俄顷之危险，强心剂能挽回之”，而“壮阳”在于强壮性机能^[9]。

理解书面语当先以文义为主，文义理解后，再运用于医理，不能以医理校文理。但有不少学者因原本文义不符合医理而更改原文。如温碧泉辨“肾苦燥急食辛以润”之“辛”字当为“酸”字之误，完全从肾的生理、病理特性角度订正误字，即“酸能生津，酸性主收，皆与肾之生理相符。且燥为津液枯涸之现象，辛为发泄走窜之主味，即苦燥矣。安得更用辛散？燥而散之，有是理乎。观

夫六味地黄丸为肾主剂，山茱萸味酸性收，其他五味中无一药辛散”^[10]。俞鉴泉所著《读〈伤寒论浅注〉释“几几”之义》则对陈修园解释《伤寒论》“太阳病，项背强几几，反汗出恶风者，桂枝加葛根汤主之”中“几几”的训解进行医理论述。陈修园解释“几几”为“几几如短羽之鸟欲飞而不能飞”，俞鉴泉认为，这是“形容邪入经输之意”，是因为“风寒之邪并侵于阳明者也。夫太阳经行身之后，阳明经行身之前，二者均为邪感前后之经气，两病，故曰几几。夫几几云者状小鸟无力飞举，欲直前而不能，欲上升而不可。腹与胸均难以自由。一如太阳与阳明经气两病，致前后不能自如，故亦如小鸟之几几”^[11]；同时解释“项强”为“阳明肌肉之病”。将“几几”解释为“短羽鸟飞”貌是沿用了成无己的观点。现代学者钱超尘从中国传统语言角度出发对“几几”进行训解，提出“几”读音为“jǐn”，词义为拘谨不灵活，这与病症与用药相符^[12]。何奎垣在《煎厥之研究》中详细解释“煎厥”这一病症，但将“煎厥”的词义解释为“盖煎者，烹饪之名。厥者，不顺之谓。汁熬而渐干者曰煎，气行而忽逆者曰厥。煎厥病者，津液干而似之厥冷也”^[13]。此处解释的词义是为了附会医理。

3 解释命名理据

在训释词义的同时，近代学者也开始探索词源义与医词的命名理据。如钱公玄解释了“奔豚”是由其发病特点命名，“豚者，猪子也，亦作钝，谓其病作，有如奔后之豚哼哼吼鸣之义也。或谓其病发气冲，犹如豚之奔突，故名。以有谓豚系水畜，奔则水激而发声，一如病状也，三说当如第一说为正”^[14]。如黄策臣认为“大黄”取义于药材的颜色。又如杨野鹤对“伏梁”的名义作了阐述，曰“病有见其名即知其义者，如奔豚伏梁之类是。豚，水畜也。梁，桥梁，亦近水之物也。奔豚者，水气之上冲也。伏者，水气之下匿也。总之，皆水病也。虽然此非一人之臆说也。《内经·素问·奇病论》曰‘人有身体髀股骭皆肿，环脐而痛，是为何病’。‘病名曰伏梁，不可动之，动之为水溺瀦之病。’由是观之，伏梁之证，诚哉为水病矣”^[15]。此处解释“奔豚”“伏梁”之命名含义不免牵强，但由此可知，近代学者已开始注意到病名名义与病症之间的关系。

时逸人从诊断学角度出发，在《疾病命名之

解释》中将疾病的命名分为“所生部位之不同”“发之形势相像”“所害于人体部位不同”“生成之状态相肖”“病发之色不同”“病发之性不同”“病发之时不同”“解剖之变化”“主要病症”“受病原因”10 种情况^[16]。有的病名可以显示其得病原因并指导疗法,如“痢疾,古名滞下。滞下者,明乎痢乃积滞之病也,古人定名,殊为精确,俾后人见其病名即知病原,治法以去积为主”^[16]。

4 提出新见解以开拓思路

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,学者的思想得到解放,对与中医学相关的语词训释产生了新的见解,虽说有的解释差强人意,但仍对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借鉴作用。如历代对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“被服章”三字的解释,都将其视作衍文删除,但海藏对此却提出不同的见解。首先,在句读方面,断句为“被服章举”。其依据为作者看到康南海所藏《素问》,其中“被服章举”上一句“行不欲离于世”的“行”字下有三个虚字,但并未具体指明是何字,如此则《素问》原文就为“行 xxx,不欲离于世。被服章举,不欲观于俗”。其次,“被服章举”之义与古代历象有关。认为“执端用中之谓举,章明教著之谓章,四海众服之谓服,泽被天下之谓被,谓圣人之成务者,所以能泽被天下四海众服,皆为一举而不中庸,一动而无不周章,好谋而成,临事而惧,在事先即能见得到底,所以能慎始葆终。取用历象名词者,甚言其阅历之深也”^[17]。此外,西学东渐使西方医学进入中国,当时有学者试图用西医解释中医中的疑难病症。如《释蛊毒鬼疰》中论述了早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就有“蛊毒鬼疰”的记载,以当时西方医学审视,“蛊”即“微生虫”,“鬼疰”即“病细菌”,两者只是中西方语言的区别^[18]。

综上所述,近代学者对经典原文的阐发,常结合西医生理、病理知识,对原文语词训解的特点是先从词义入手,再带入上下文,解释其语境义,最后疏通原文含义,阐释其医理。其不足之处主要是过于强调医理,用医理解释词义,不免牵强附会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张山雷. 论素问经文疑窦及诸注家异同得失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二辑 (5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189-190.
- [2] 桂步阶. 刚痉柔痉说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三辑 (5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189-190.
- [3] 叶公恕. 论啻与呃逆之分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五辑 (18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643-644.
- [4] 包桃初. 父咀考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一辑 (42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463-465.
- [5] 黄帝内经 [M]. 人民卫生出版社, 整理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3: 228.
- [6] 陈彭年. 宋本广韵 [M]. 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8: 261.
- [7] 丁度. 集韵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5: 334.
- [8] 程次明. 臆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释义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四辑 (16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258-260.
- [9] 唐澄之. “回阳”与“壮阳”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三辑 (38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594.
- [10] 温碧泉. 辨《内经》“肾苦燥急食辛以润”之“辛”字当为“酸”字之误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二辑 (16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343.
- [11] 俞奎泉. 读《伤寒论浅注》释“几几”之义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二辑 (9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255.
- [12] 钱超尘. 《伤寒论》“几几”读音正讹 [N]. 中国中医药报, 2007-11-22 (05).
- [13] 何奎垣. 煎厥之研究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三辑 (22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289-291.
- [14] 钱公玄. 奔豚解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五辑 (19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14-15.
- [15] 杨野鹤. 伏梁说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四辑 (12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228-229.
- [16] 时逸人. 疾病命名之解释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四辑 (42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37.
- [17] 海藏. “被服章”与训诂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五辑 (29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308.
- [18] 杨回菴. 释蛊毒鬼疰 [M] // 段逸山.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: 第三辑 (9)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1: 497.

(收稿日期: 2017-02-17; 修回日期: 2017-12-05)

[编辑: 崔京艳]